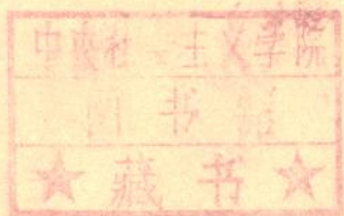


花萼与三叶

叶至善 叶至美 叶至诚

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联书店

I20765
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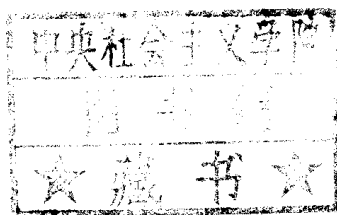
53038

花 萼 与 三 叶

叶至善 叶至美 叶至诚



200186360

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封面设计：马少展

花 萼 与 三 叶

Huae Yu Sanye

叶至善 叶至美 叶至诚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

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

香港分店：域多利皇后街9号

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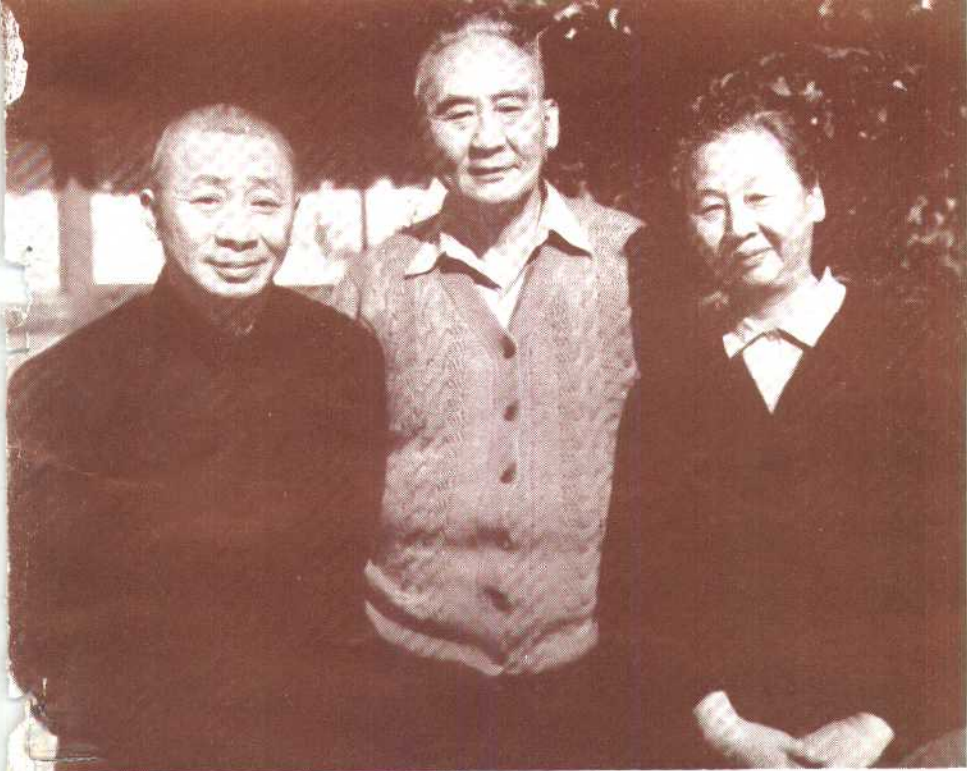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9印张 151,000字

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49,000

书号7002·30 定价0.81元



作者近影

叶至诚 叶至善 叶至美

(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摄)

目 录

花 萼

序	宋云彬	3
自序	至 善	7
集邮	至 诚	9
我与游泳	至 诚	14
坐鸡公车	至 美	20
病中情味	至 善	23
微雨	至 善	31
乐山遇炸记	至 诚	34
夜袭	至 诚	42
化为劫灰的字画	至 善	45
“工作”小记	至 美	50
学校拾零		
班图书馆	至 诚	56

7702/30

考试	至 诚	60
纪念册	至 诚	63
宣传	至 诚	67
我是女生	至 美	73
课余散记	至 美	79
头发的故事	至善、至诚	84

后方小景

寄卖所	至 善	98
司机们	至 善	101
擦皮鞋的	至 善	104
物价	至 美	107
速写	至 诚	111

* * *

成都盆地的溪沟	至 善	113
脚划船	至 善	118
谈写日记	至 善	121
漩涡	至 善	12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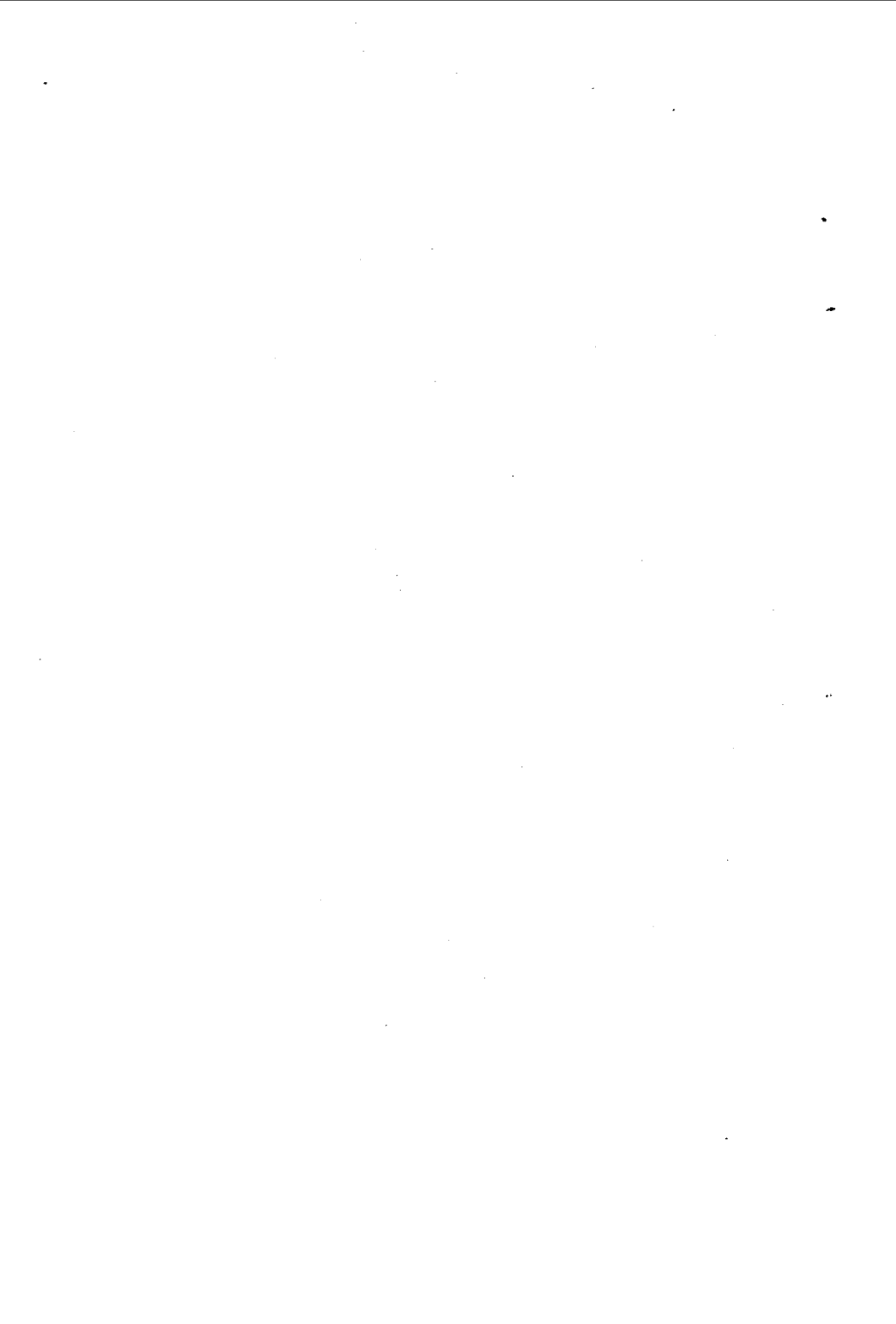
三 叶

序	朱自清	131
---------	-----	-----

自序	至	善	134
喂蚕	至	善	137
集体创作	至	善	143
史先生	至	善	153
某种人物	至	善	163
雅安山水人物	至	善	171
江大娘	至	美	176
门房老陈	至	美	190
大衣	至	美	200
默想	至	美	206
母与子	至	美	211
在邮局里	至	美	220
拿到了第一次薪水	至	美	223
看戏	至	诚	231
看书买书	至	诚	240
英雄气概	至	诚	246
鲃鱼	至	诚	253
成都农家的春天	至	诚	260
拉路车的	至	诚	269
重印后记	至	善	277



花 萼



序

这本集子的作者“弟兄三个”，是叶圣陶先生的公子和女公子。我和圣陶相交十六年，他的为人处世的态度和他的文学修养，在我的师友中间，是最值得敬佩的一个。他是我的益友，也是我的良师；只可惜我生性顽钝，没有能够从他那里学到一点涵养功夫和写作技能。尤其使我艳羡不置的，是他的那个美满的家庭。他上有七十高龄而很健康的老母。他的夫人胡墨林先生，是一位教育家同时是一位贤主妇。他的长公子小墨（至善）已毕业专门学校，女公子至美已进了大学，而他的第三个公子至诚我们一向叫他“小三官”的，六七年不见，已经是一个中学生，而且写得出那样情文并茂的作品来了。他的家庭中永远充满着融融泄泄的空气。现在让我来钞一段本书的序文罢：

吃罢晚饭，碗筷收拾过了，植物油灯移到桌子的中央。父亲戴起老花眼镜，坐下来改我们的文章。我们各据桌子的一边，眼睛盯住了父亲手里的笔尖儿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互相指摘，争辩。有时候，

让父亲指出了可笑的谬误，我们就尽情的笑了。每改罢一段，父亲朗诵一遍，看语气是否顺适，我们就跟着他默诵。……

我们试闭目想想，这是一个何等美满的家庭，在这种家庭环境里面，学习写作，进步一定是很快的，除非是天生钝质。所以我常常对我的子女说：“小墨他们是幸福的。”

抗战以来，圣陶一直在埋头做切实的工作，不大发表作品，但他的公子和女公子，却于工作或课余之暇，写了不少篇散文，现在结集成这本《花萼》集。这里面二十多篇作品，除杂感、回忆之外，大都是写抗战大后方及学校中的形形色色，包含着各种不同的体裁，每个人又都具有自己的特殊的作风。虽然他们在序文里说，每篇都经他们的父亲修改过，但从每个人的作风不同这一点看，圣陶不过在字句之间，替他们略加修改而已，整篇的内容和结构，还是照原样的。这二十多篇作品，我每篇都仔细读过，不必看他们的具名，便能分别出哪一篇是小墨写的，哪一篇是至美或至诚写的，就因为他们弟兄三个各有自己的作风之故。至于作风怎样不同，却很难具体地写出来，如果用苍劲、朴茂、温润、活泼、沉郁等等抽象的字眼来形容各个的作风，显然是不妥当的，还是让读者自己去分别吧。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优点，应该在这里指出的，就是：头脑冷静，观察深刻。

而结构的谨严，文字的通顺与简繁得当，竟有为老作家或名作家所不及的。近来弄文艺的人，往往有一种偏见，以为写文艺作品，只要内容充实，情感丰富，不必专在字句上用功夫。其实文字是表达情感的工具，文字没有写通，如何能够把丰富的情感充分地表达出来呢？情感既不能充分表达，内容更何从充实起？记得有一位老作家，在回答“创作要怎样才好”这一个问题时，说：“留心各样的事情，多看看，不看到一点就写。写不出时候不硬写。写完之后至少看两遍，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、句、段删去，毫不可惜。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都不懂的形容词之类。”我们看这本集子里的作品，没有一篇是硬写出来的。他们是平常留心各样的事情，观察得深刻了，觉得非写出不可，才动笔写的。他们写完之后，不但自己在推敲斟酌，还经过他们的父亲——圣陶先生戴上老花眼镜，将可有可无的字、句、段删去，毫不可惜。至于除自己之外谁都不懂的形容词之类，在这二十多篇作品中，是绝对找不出的。他们自己很谦虚地说，“我们这些文章，原为练习，合将起来，岂不成作文本儿”，其实象这样的作文本儿，现在的中学校乃至大学校园里，如何找得出来。我以为青年看看这一类作品，也许比读《精读文选》之类还要受用些。

上面的话，都是赞美的，但也有使我不甚满意的地方。那就是：他们的头脑太冷静了，所以在作品中似乎

战斗的情绪比较差一点。尤其在爱与憎的方面，他们没有能够做到所谓“象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，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”。例如至诚写的那篇《乐山遇炸记》，固然写得惊心动魄，但使读者只感觉到他们所遇的是一场天灾，对于敌人的憎恨写得太不够了，如果末了不引一段他父亲的日记，那连敌人的残酷都不曾充分写出来。小墨的《化为劫灰的字画》，也是惆怅、感伤的成分多，憎恨的成分少。我的批评，也许太苛刻一点，只因和圣陶相知有素，就这样很直率地把我的意见写了出来，至善他们能不嫌我“老气横秋”否？

云 彬 三十二年八月于桂林

自序

今年一年间，我们兄弟三个对于写作练习非常热心。这因为父亲肯给我们修改，我们在旁边看他修改是一种愉快。

吃罢晚饭，碗筷收拾过了，植物油灯移到了桌子的中央。父亲戴上老花眼镜，坐下来改我们的文章。我们各据桌子的一边，眼睛盯住父亲手里的笔尖儿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互相指摘，争辩。有时候，让父亲指出了可笑的谬误，我们就尽情的笑了起来。每改罢一段，父亲朗诵一遍，看语气是否顺适，我们就跟着他默诵。我们的原稿好象从乡间采回来的野花，蓬蓬松松的一大把，经过了父亲的选剔跟修剪，插在瓶子里才还象个样儿。

我们的原稿写得非常潦草，经父亲一改，圈掉的圈掉，添上的添上，连我们自己都不容易念下去。母亲可有这一份耐性，她替我们整理，誊写，象收拾我们脱下来的衣衫一样。誊写好了，少数投到杂志社去，多数收藏起来。

最近有几位父执从杂志上看到我们的文章，怂恿我

们说：“你们兄弟三个何妨合起来出一本集子”。我们想，我们写这些文章，原为练习，合将起来，岂不成了作文本儿？我们又想，学校里同学间欢喜调看作文本儿，或者有人想看看我们的。就把存稿编排一下，请父亲复看一遍，删去若干篇，成为这本集子。

父亲替这本集子题了个名字，叫做《花萼》。

至 善 三十一年岁尽日

集 邮

小时候时常看见哥哥把一张张的邮票贴上他那硬面的练习簿，可是我从没看过他的邮票（大概他怕我把邮票弄脏了，所以不给我看）。我不知道他藏了些什么邮票，更不知道藏邮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，但是我总觉得这至少是一件好玩的事儿。

有一天吃过了晚饭，同院的范先生讲一些关于收藏东西的事情给我听，最后他劝我也收藏一些东西，无论铜元也好，钞票也好，邮票也好，甚至于电影院的说明书也好。铜元收藏多了，分量太重，抗战时期居所不定，若要带走，可真为难。钞票呢，我认为这不容易收藏，也不是我能收藏得起的。于是我就决心收集邮票和说明书。可是，因为电影院票价飞涨，看电影的次数少到等于零，说明书也无从收集。所有来信的信封却从此没有一个完整的了，剪下来的邮票藏在一个个的洋火匣儿里。

洋火匣儿满了一个又一个，我的兴趣却一天一天的减少了（虽然还是象以前一样把信封上所有的邮票都剪下来）。剪来剪去总是那几种，不是五分一角的，就是

两角三角的，永远换不出什么新花样来。

进了巴蜀小学以后，我的已经低落下去的兴趣又被提高了。同学中间十个有五个以上是收集邮票的。在巴蜀两个月中，我要来要去（同学们的邮票比我多，比我好，所以不能交换，只能老实向他们要），居然也有了几张外国邮票了。

此后我家搬到了乐山，租的是商务印书馆堆栈后面的屋子，我进了乐嘉小学读书。于是我的邮票运好起来了。前面堆栈里的邮包纸上有许多的帆船邮票，我剪了几张去和同学交换。这种邮票不用已经好些年了，居然有愿拿一张法国文化神像的邮票来交换一张的。看到这样的好买卖，我就设法把帆船邮票从邮包纸上大批的取下来。可是猪多肉贱，价值步跌，最后直跌到一千张换二十张。

邮票一多，欢喜邮票的心思也就强了。看到人家的好邮票就眼红。抢或偷当然要不得，只有打算和他交换，是正当办法。这个算盘可比女人打算买东西又要好又要便宜更难打。非得换到手不可，却又不愿意拿自己的好邮票和他交换。往往为了交换一张邮票而整个晚上睡不着觉（拿什么邮票和他交换，怎样使他愿意交换，都在打算之列）。

交换的时候，除了真价实货的邮票以外，还得加上外交辞令，吹牛，说好话，总之，不到手不罢休。